

主 编：洪 洋
副主编：伊 始



逐日者

逐日者

——杜边纪念文集

主 编：洪 洋
副 主 编：伊 始

花城出版社



杜边一九九四年在蛇口



这是1947年，中正、华中高中毕业班联合演出“结婚进行曲”时的全体演职员。他们之中，包括了当时马来亚戏剧界知名人士，如郑民威（第二排左三）、盧光池（第二排中间站立者）、刘仁心（最后一排中间站立者），中坐者为名导演杜边。

杜边一家在蛇口

右一为长子
右二为次子



杜边在上海



杜边在山里





在厦门鼓浪屿送杜边回归大海



“海鸥剧团”演职员漫流与杜氏兄弟在新加坡公海送杜边回归大海。(左第一人为漫流先生)



▲热血青年陈新民(廖仲恺)

邵氏第一部华语片 ‘新加坡之歌’轰动南洋

十年樹人

邵逸夫

星洲平民學校公演高安師表詩刊

主题曲轰动一时

“新加坡之歌”有三首歌曲，主题曲与戏名相同，作曲的是吴村，填词的是杜边。

杜边的真正来历，很多人都不太知道，蔡先生当时虽然是邵氏公司的华文部经理，对这位“来历不明”的杜先生，所知道的也不多。

他说：“杜先生好象也是从山芭抗日军那里来的，‘新加坡之歌’这部戏，他出了很大的力。”

★杜边的歌词写得很好，“新加坡之歌”开头是：“新加坡新加坡，别再愁，把你青春消磨，昨夜血雨腥风摧老你许多，今朝今朝啊，黑暗已去，我们要兴奋，为人民的胜利高歌……。”



《海鸥剧团》演员李云饰抗日军女战士。



杜边导演的《红领巾》剧照



杜边导演的《美国人民的声音》剧照

1947年星华教师会演出陈百尘名剧《升官图》的剧照。
导演是名戏剧家杜边。





杜边导演的《思想问题》工作人员留影



杜边导演的《血泪仇》剧照



閩西文工團第一隊出發留影 1949.11.3.

版百第

(坡本) 報 日 洲 星

五期星 日五廿月六年七卅國民華中

另一人有通社本報函之 (附錄)
緊急法令權力下

警方首次行動

數社團昨日凌晨被搜

五印人及二華人逮捕

本報前次調查部... 警方昨日凌晨... 搜獲... 逮捕... 五印人及二華人... 警方昨日凌晨... 搜獲... 逮捕... 五印人及二華人...

又據：昨在星洲... 搜獲... 逮捕... 五印人及二華人... 警方昨日凌晨... 搜獲... 逮捕... 五印人及二華人...

關於杜邊先生被捕的新聞

我受杜邊先生家屬的委託，希望找到當年英殖民政府逮捕杜邊先生的新聞報導。因種種原因，至今未能如願，深感遺憾。馬來西亞文藝界熱心人士馬衛先生、舒騰祥先生等亦已盡其所能找到逮捕數日後報社的採訪新聞。為此，我作為現場目擊者，追記如下，供參考：

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八日凌晨，英殖民政府以「緊急法令」逮捕了杜邊先生。次日，新加坡《星洲日報》、《南洋商報》均刊出新聞，用十分醒目的大體字刊登：在「緊急法令」下，於今日凌晨逮捕了馬其新加坡宣傳負責人蘇仲人（杜邊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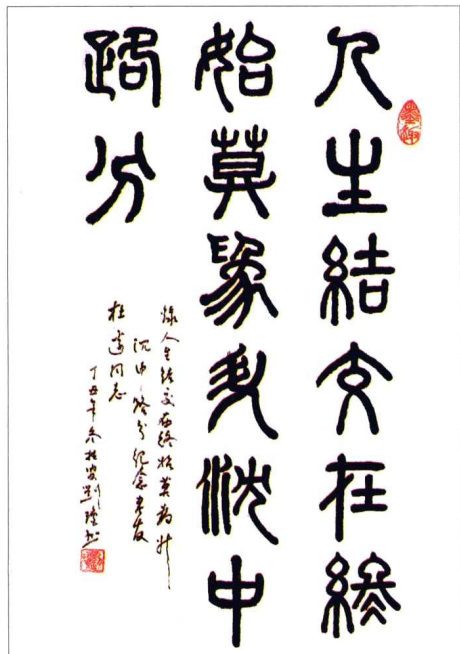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八日現場目睹者

漫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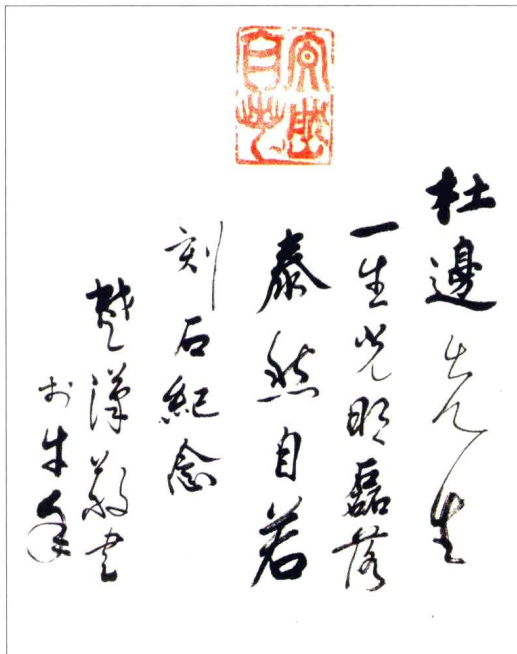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於馬來西亞



杜边、刘琼合影



刘琼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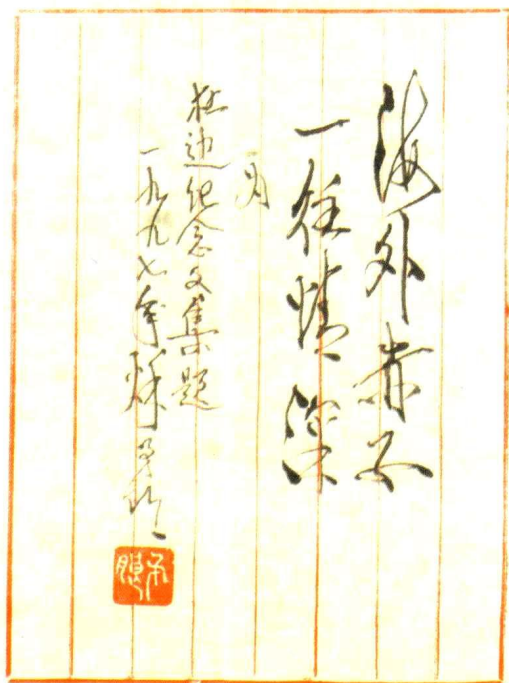


段斌字

願我心中的牡丹永遠伴隨着老國長
人民藝術家——杜邊月出
丁丑年五月陳培光寫於金陵



陈培光画



茅朗字

咬定青山不放鬆
立根原在破岩中
千磨萬去還堅勁
任爾東西南北風
癸酉夏永板橋
人荷石之呈
熊文錫明指正
杜邊

杜邊遺墨



老战友为杜边同志逝世而作，闽粤赣边纵文工团全体敬赠。

张从一画

清氣
乾坤
壯志為成
此作
與眾
不同
金
贈
友
人

丁丑春
張從一
山人

杜边的两次辉煌

——《杜边纪念文集》序

洪 洋

新世纪的曙光已依稀可见，多姿多彩的 20 世纪即将落下帷幕。数日前看到一个国际机构的统计数字，在本世纪初，人类的平均寿命只有 30 多岁，临近世纪末的今天，则已达到了 70 多岁。也就是说，在过去一百年里，人类的平均寿命增长了一倍。我们只要稍加留意，就会发现周围的高龄老人愈来愈多，人生七十不为稀，八十九十何足奇！

然而高龄而又健康的人就少得多了。许多人年过六旬，形形色色的疾病不期而至，不仅苦了自身，还拖累亲人。高龄而又健康且始终保持青春活力的人，那就更是凤毛麟角了。我的忘年交的挚友中，杜边就是一个青春到老的人。

大个子、方脸盘、掩耳的长发，脸孔上常浮漾着暖人心肺的笑容。一双机智而深沉的大眼睛时刻在观察和思索。我们常一起谈文学、戏剧和人生，每当说话到兴奋处，他的两条长长的手臂上下舞动，风声霍霍。——杜边仙逝已快一年了，只要我闭上眼睛，他这副模样便生动地映现在脑中。

我认识他是在 50 年代末的武汉，那时他还只有 40 多岁，他就是这副模样。60 年代他调到珠江电影制片厂工作，举家南迁，80 年代我们重逢在广州华侨新村他的寓所时，他已年届古稀，他还是这副模样。90 年代初他移居蛇口临海的一座



杜边与好友洪洋在蛇口寓所

住宅楼中，我那时也常住蛇口，我们有了更多的见面机会，他已是 80 高龄的人了，却没有些许衰颓之态，仍是一副虎虎然有生气的模样！

1983 年初，上海《小说界》发表了我的历史小说《孤帆远影》，作品描写了中国第一代

近代知识分子在清末洋务运动中的奋争和厄运。珠江电影制片厂约我改编成电影剧本，责任编辑便是杜边的夫人温刚。我常常到华侨新村去和温刚讨论剧本修改中的大小问题，可是没有想到，讨论中发表意见最多，最激动的竟是杜边，这位老先生常常情不自禁地喧宾夺主，抢了夫人编辑的角色，大发议论，我暗自高兴。我早就听说二战时期杜边在新加坡、马来西亚一带从事抗日话剧运动，是著名的剧作家和导演，解放战争时期是闽粤赣边戏剧运动的一位开拓者和领导人，解放后历任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、武汉电影制片厂和珠江电影制片厂编剧和编辑，对戏剧和电影艺术创作均有丰富的实践经验，有这样一位贵人相助，我何乐不为之。

当时电视还不很普遍，一部电影故事片常拥有千百万观众。许多作家都主动或被动地（受电影厂之约）尝试过写电影剧本。但十人中失败者八九，故有“小心触电”之说。我在